

今年元旦我受伤，撕裂左膝前十字韧带与内侧韧带，前因后果，只能用荒谬二字形容。除此之外，我不知道还能怎样形容。

常年一心一意专注于射击，我已经大约五年没有滑雪。滑雪状况多，我花这么多的时间准备射击比赛，不能让自己因为另外一种运动而受伤。



对于滑雪，我其实经验老到，技术娴熟。我曾经从著名的黑鑽双峰纵身而下，对斯濶谷（Squaw Valley）也非常熟悉，在那里滑雪已经二十七年。

从雪坡上俯冲几次应该不成问题，然而那天我根本连滑雪的边也没沾上；我才步出滑雪缆车的座椅，自己的雪橇就勾到外孙女的雪橇。我摔倒在地，听见身上的骨头啪的一声，然后就痛楚袭身，忍不住大叫起来。

不过事过境迁之后，我未感到懊悔，也不难过或生气。



既然是在这样荒唐的情况下受伤，毫无疑问这是神在我身上计划的一部分。我深信人生中每一件事的发生都有原因。我不用去质问神祂的计划是什么；祂过去曾经用受伤的事来叫我学功课。

膝伤让我想到大约六、七年前我所受到的几次伤；那几次伤一次比一次严重。

第一次是我想从淋浴所站之处关上浴室的窗户，结果我从摔到澡盆外，大腿擦伤。



那次受伤不久之后，有天我想从车房的一个架子上拿一个冷藏保鲜箱。从我站的地方拿不到，我就站在一个圆形的发电机上，没用梯子或板凳。以前我也曾多次这样做过，但是这一次我脚上穿的是拖鞋。等我伸手要拿冷藏保鲜箱时，一个未提防，身子突然向后仰，我摔倒在地，而且是尾椎和手肘着地的平躺在水泥地上。医生告诉我，没摔得更惨，我算是幸运的。

第三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也是发生在浴室中。我站在浴缸旁喷髮胶，站的地方很滑，结果果不其然又滑倒了。我碰到头，血流如柱，不过，还好，我又一次躲过重伤。

受了这么多次伤之后，我开始思忖自己为何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摔倒三次。我去看医生，医生判断我的脑部与平衡没有问题，查不出个所以然。我也去看一位另类心灵治疗师，想知道霉运和晦气什么时候才烟消云散。

这位心灵治疗师告诉我，只要我多注意、小心一些，应该不会再跌倒。他说得没错。



每次跌到后果原都可能更加不堪想像，它们其实是对我发出的警讯。人生的教训当头棒喝时，我们若是学得快，是可以避免再出乱子的。我花了一段时间才学会，但是总算学会了我的功课。

我必须学着更小心、别再聪敏反被聪明误，搞得欲速则不达。每次摔倒都是因为我节省屈屈几分钟的时间，要不就是粗心大意。我摔跤，是神用祂的方式告诉我：我必须慢下来。

即使是受伤，神对我也都是充满了怜悯。二〇一三年四月，在「比安奇盃」举行前数周，就在我刚刚做完一次射击练习时，我被一根绳子绊倒，造成右腿的腓骨与胫骨断裂，脚踝骨也碎了。这样的伤势原本可能让我痛苦不堪——我是在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练枪时受伤，带着一百五十六颗医生开的止痛药回到加州，但我一共只吃了五、六颗。

这次受伤是一次叫我谦卑下来的经验，而不是一次苦不堪言的受伤经验。

我这次膝伤后情况其实也是一样。开刀后与休养复原期间我也不觉得怎么痛。是神再次对我仁慈。



在这次受伤的事上我还不知道神在我身上的计划是什么，但在事情过后不久，我开始对祂的计划有些想法。

这可能是神要告诉我：我需要多留在家里一些时间。由于对射击的锺情与全力以赴，我经常出门在外接受比赛训练或参加在全国各地举行的比赛。

这也许也是祂要给我一个要我专心写作的机会。我写自传已有一段时间，但是受伤前几个月写作计划突然停摆。以前我也有过几次停顿，但这本书我是铁了心要完成的。

也许这也是神告诉我我考虑经营企业的时机到了——我对艺术有兴趣，曾考虑开一家设计公司过。

不过，即使我能揣测神的计划可能是什么，我也不敢确定。有时祂的计划一直到事情开始发展一、两年之后，才有所显明。我不介意等待答桉。



神一直都对我满了慈爱，纵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也学会信任祂。